

筆記小說大觀

集

宋遺民錄

明

程敏政撰

下

進步書局校印

平定小說

宋遺民錄
下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宋遺民錄卷九

明 程敏政著

吳子善

附錄三

吳思齊傳

任士林

吳思齊者字子善。婺永康人。其先處之麗水人。父遷龍川陳氏所自出。大父時家焉。以父任入官。有能聲。既老失仕。恂恂為鄉人嫁兄弟之孤無歸者。穀其鄰之免女欲棄者。棺死無以斂者。意洽如也。逮貧不悔。有寒疾耳輒聾。不聞人事。懶不與世接。獨與婺方鳳閣謝翱睦。方壽友善。著老氏闕疑等書。晚號全歸子。全歸子生穎悟。仲父監丞公天澤器其材。卒授所學。初父選仕員郎。當補官。讓庠兄者再。監丞公曰。毋廢嫡。然非其志。志在科目自奮。故征商新城日。猶樂舉子試。中舉。攝嘉興令。善聽微。決疑語。在全歸子自述。洪提刑起畏。辟置類田吏。用事者言。辦此可通籍。思齊曰。以民怨祿非得也。婦翁方饒州登。為人少裁制。謀以自近。思齊執子壻禮不衰。終不就。其有守自立如此。賈氏方柄國。上將以鹵簿臨其母喪。文侍郎及翁言不可。然畏禍中悔。思齊以書易之曰。叱嗟而母婢也。公不可默已。御史俞漸以論謝堂出臺為太府。

少卿留丞相直堂有勲籍。思齊以書正之曰。公宅百揆。以貴戚廢公論。世誰賴乎。其自強敢言如此。惟自強故不以貧屈。惟有守故不以勢移。屈且移則終始相渝。或虧其中以取售。其能以全歸乎。或曰。人事通塞。昔智令愚。常逢其固也。何全為。是不然。茲其所謂全也。山林川澤之間。引若人以自媚。如橫空之參。耿耿生白。察曙色者有微惜乎。其自閼者深。其根於遠者不宏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予曰。善人我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及觀侯命錄。斷自孔曾以下。死生瞭然。貞矣哉。贊曰。余識謝翱。得其詩。以唐杜甫自律。翼以二李。其傳乎。遇方鳳道。謝翱已死。葬於釣臺之南。與方干隱相望。言且於邑泣下。出所書全歸子自述。至曰。天奪炳燭之鄰。畸窮孤危。如鼎一足。悲矣。夫其以古道自信者夫。

宋濂

吳思齊字子善。處之麗水人。祖深。有奇才。永康陳亮以子妻之。遂來家永康。父遂。武學博士。官至朝散郎。知廣德軍。思齊少穎悟。敏邃為古文。即可誦。季父國子監丞天澤器之。悉授以所學。遂用辭章家知名。尋由任子入官。監臨安府新城稅鎖廳。試漕司。中舉。上禮部不利。後從常調為嘉興縣丞。會令以言去。攝縣事。縣獄多留繫。思齊

坐獄戶讞問。凡株連疑罪。悉簡出之。死刑多平反。事有檢覆得實。郡首吏持之。上下承望不敢動。亟聞部使者黜之。郡有盜殺其黨於貨獄。蔓延不決。下思齊議。思齊曰。盜攘盜貨。與民殊科。獄久不斷者。由吏教囚以贓累民爾。若正其殺人罪。置寄贓不問。則得矣。慮囚者如其言。民有育人之子者。恆出入父母家。一旦忽不知所往。其父訟求之。思齊召父母至庭。一訊而情無隱。卒白其事。提點刑獄洪起畏辟思齊。類田吏或謂通籍可立致。思齊曰。斂怨以干祿。非策之上也。辭。尋監戶部犒賞酒庫。起畏時守鎮江。復檄入幕府。起畏議築城。思齊諫曰。京口以長江為天塹。城之何為。即城。徒厲民耳。其役遂輟。賈似道喪母。上將以太常因簿臨其喪。禮部侍郎文及翁欲上疏言懼禍且中止。思齊曰。叱嗟而母婢也。公不可默也。未幾遷饒州節制司。準備差遣。監察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出為太府少卿。留夢炎當國。言堂有勲籍。浙劾之。過思齊曰。公宅百揆。畏勢家而屈臺論。天下其謂何。似道丞相堂貴戚。力能生殺人。思齊以小官中其諱。惡不虞宣泄。人為危之。而思齊弗顧也。俄不願仕。請監南嶽廟。流寓桐廬。婦翁方登嘗知饒州。以思齊賢。每謀以自近。思齊不樂依婦勢。避去。性好施與。兄弟孤女無歸者。嫁之。比鄰免女欲殺者。全之。死無以斂手足者。棺之。宦游十年。田無

半畝之增。後值宋改物。家益艱虞。至無僦石之儲。有勸之仕者。輒謝曰。譬猶處子。業已嫁矣。雖凍餓者。不能更二夫也。中遇寒疾。耳失聽。交游苦其聾。語未畢。馳去獨發。方鳳。粵謝翱。睦方壽。劇談每至夜。指畫手書。傍觀咄咄。而略無倦意。先墓在麗水。不能數歸省。歲時必遙望隕涕。因自號全歸。誓不失身以病父母也。思齊天性真慤。雖行人所難。坦然不見崖異心。知有是非。不知有毀譽禍福。學者尊其行。爭師之。方鳳評思齊之為人。如徐積陳師道。君子不以為過。大德辛丑年六十四。手編聖賢順正考終之事曰。俟命錄。錄成賦詩別諸友。遂卒。臨卒。神明湛然。無怛化意。所著書有左氏傳闕疑。擬周公瑾平荊州碑。魏司馬孚贊。汶社詩集。陳亮葉適二家文選。又倣真德秀文章正宗。輯宋一代詩文。卷帙多未就。子三人。翼之拱之。成之拱之。蚤卒。

贊曰。濂遊浦陽仙華山。問思齊舊遊處。見其石壁題名。尚隱隱可辨。故老云。思齊與方鳳謝翱無月不遊。遊輒連日夜。或酒酣氣鬱時。每扶攜向天。未慟哭。至失聲而後返。夫以氣節不羣之士。相遇於殘山剩水間。柰之何而弗悲。若思齊者。其知事君不以存亡貳其心者興。士有哀思齊者云。脫碣石其如卷兮。鉅海鯀而不移。其言信矣哉。

九日前子善來會山中

謝翺

朝尋寒露枝莫摘不盈把。風吹西南雲幽情誰與寫。有客來縉州遣我古盞中有
鴛鴦文色如銅雀瓦。浮以鬱金麝。蒼蘚籍其下。此物寧足感聊用助歌者。但懷郢曲
悲豈計所知寡。

雪中方四隱君訪宿有詩憶鹿田風雨舊遊奉和併呈吳六贊府

金華入北山空響出靜竚。鹿田在其顛。肺石來風雨有客六七人。昔遊至其處唯我
愁不眠。起坐蹴君語。謂此定何聲。百感生離緒。既非琴與瑟復異砧將杵。醉者呼不
應。愁者自為苦。空櫺寄孤衾。展輓如巢樹。浩歌散餘悲。以足拊柱礎。爾來又七年。欲
至困羈旅。傳聞老桑門。已復蟬蛻去。入山惡少年。巾鉢空其聚。乃知人世閒。何者為
客主。而我同懷人。忽復異處所。夢中遙相望。各抱不售賈。有客不同遊。亦是同懷者。
地主況有期。興馬不待假。倘規宿山中。畸人不應舍。

和吳贊府齋居十詠

延博案十詩原本署名楊仲宏檢黃滔及陸都刺集十詩
相同未知孰是。揚集自有十首題曰東陽十題。今仍原本
之舊而別錄楊詩於後以正之云。

焦桐

憐爾抱奇質，無香亦一作已。自焚材高初，偶得音苦一作古。竟誰聞天海，空遺操冰霜。見裂紋中厨一作官誤，方煮鶴終得舍夫君。

蠹簡

六籍灰寒久，名山餘一作依。舊藏漆痕微，有字芸草寂一作欲。無香後死嗟，猶及斯文豈遽亡。世方珍貝葉，掩卷一淒涼。

破硯

巨璞何年一作人鑿，磨穿偶至今。綫紋一作文虛綠潤，雨氣失一作共元陰。瓦礫看無異，塵埃積轉深。明光幾攜入，往事復何心。

殘畫

勝境不可得，微生一作生綃餘舊圖。丹青初彷彿，塵土半模糊。蛺蝶一作胡飛疑去，波濤一作折轉無。良工今豈有，為爾一長吁。

舊劍

憶啟一作昔蛟龍匣，一作劍提攜徑一作竟出門。紅塵走馬處，白日報人恩。歲月銅花澀，雲煙斗氣一作斗昏。淒涼一作然中夜舞，回首暗銷魂。

慶鏡

古鏡色如墨。千年獨此留。玉臺蟲網暗。珠匣土花浮。莫笑塵埃滿。曾令鬼魅愁。盤一作
塢龍驚已化。雲雨夢悠悠。

廢藥

不解照珠翠。早同文字盟。何言一作年誤中路棄。無復向人明。雨宿一作宿雨高齋夢。秋吟廢
館情。相看幾今夕。及此慨平生。

敗裘

襲爾亦已久。霜風兩袖一作雙臂穿。甘從穉子笑。未受故人憐。雅製餘一作逾前古。深
期在一作及暮年。素絲今化盡。念汝獨依然。

斷碑

零落秋風卧。何年廢一作破廟碑。圖經愁莫載。耆舊說頻移。野燒龜趺一作文誤失。荒苔鳥
跡疑。遙知千載後。拂拭轉堪悲。

卧鐘

龍簾久摧折。塵一作深埋柰爾何。耕民誰睥睨。野衲自摩挲。雅奏多年歇。銘文幾字訛。

斜陽荆棘裏。長伴舊銅駝。

東陽十題 知不足齋輯補

楊仲宏

焦桐

只作全生計。惟存半死心。芻蕘猶不置。斤斧重相尋。遂使煨焦釜。誰為愛古琴。有材不足恃。愁絕念知音。

蠹簡

往古韋編在。何年始汗青。蠹蟲深卜宅。科斗少成形。泯滅沾秦火。搜羅出漢庭。斯文天未喪。不敢望全經。

破硯

彼美端溪石。家藏歲月多。廉隅皆破缺。筋力盡研磨。玉亦堅而已。星如聚者何。向來曾自說。持用擬高科。

殘畫

斷裂無邊幅。華堂棄置餘。蒼松深踞地。白鶴上凌虛。風格猶森若。丹青總翳如。苦心絕人事。誰見用功初。

絕人事。誰見用功初。

舊劍

匣裏雌雄劍。通神世所聞。潛精依厚地。吐氣切高雲。亦有蛟龍害。寧無星斗文。不逢雷煥識。埋沒復何云。

塵鏡

收藏無寶匣。歎息網絲懸。孰使明爲暗。如觀醜勝妍。玉臺終寂寂。金鵲尚翩翩。政訝開元日。虛將盛事傳。

廢藥

二尺書檠在。如今久棄捐。魚膏雖有焰。蠹簡獨無緣。牆下偕遺礫。窗間帶舊煙。却觀提挈處。辛苦悔當年。

敗裘

寂寞牛衣子。能無敝緼袍。塵埃須浣濯。蟻虱費爬搔。意味存雞肋。寒涼視馬毛。千金既銷鑠。猶聽朔風號。

斷碑

摩挲不成讀。上有鮮斑斑。字畫鍾王輩。文章漢魏閒。龜趺凋顛頤。螭首落孱顏。渤海

神明遠。今同磴石頑。

卧鍾

漢殿經焚後。呀然卧草中。雕鐫牙板廢。鋪澀土花蒙。追蠡難陳力。華鯨不奏功。待賢初設簾。想見古人風。

跋吳善父哀辭

黃潛

右吳善父先生哀辭。永康胡氏穆仲作。始余未識先生。得先生所為詩而讀之。其氣盈而不肆。志伏而不折。言無緣飾。而忠厚惻怛之意躍如也。私心慕焉。元貞丙申秋。予遊仙華寶掌間。因得拜先生浦陽江上。先生顧予喜曰。吾二十年擇交江南。有友二人焉。曰方君韶。曰謝君臯父。今臯父已矣。子乃能從吾游乎。子其遂為吾忘年交。予謝不敢。先生蓋予大父行也。然自是間歲輒一再會。會則必歡欣交通。如果忘年者。先生閒為予上下。今古人物使審所擇而尚友焉。先生之心。其有望於予者哉。大德庚子秋。有越客道浦陽境上。謂予先生且死。已而知其妄也。厥明年某月。或又謂先生死矣。予不敢即哭。蓋猶幾其為越人之傳也。既閱月。而韶父之子育以訃至。育先生壻也。嗚呼。先生真死矣。先生之先處州人。由大父壻龍川陳氏故。又為娶之永康人。

堦也嗚呼先生真死矣先生之先原以人
先生嘗以父任入官仕未顯而所為要以直遂其志中歲頗慕管幼安陶淵明之為人因自放山水間時與畸人靜者探幽發奇以泄其羈孤感鬱之思遇意所不釋或望天末流涕其所居室扁曰愚隱先生古冠服不妄言笑樵兒牧豎或戲給之先生不疑欺我不知者以先生誠愚也晚乃取所謂全而歸之者自號全歸子云先生死時年六十有四嗚呼先生之壽不必滿於德而其存遠也志不必究於物而其行得也稽其存不可謂天徵其行不可謂窮先生雖死何憾矣顧天所以佑善人者君子恆若以為歉焉此哀辭之所為作也先生之死予既哭之以詩故復為辭以相之姑追叙疇昔以志予感愴之私云

吳贊府挽詩三首

鶴去愁滄海鴻飛困朔風冥冥方獨往已已竟長終莫挂還鄉劍真隨厭世弓向來曾慟哭不是為途窮

百代龍川子風流見外孫餘生唯白帽舊業自青門浩蕩期千載蒼茫哭九原仙華雲縹緲愁絕刻舟痕

懷古餘哀思憐君尚典刑清談無俗子白髮死遺經客社荒春沙鄉山隕夜星夕陽

鄰舍笛。悽切可堪聽。

宋遺民錄卷九終

宋遺民錄卷十

明 程敏政著

龔聖予 附錄四

龔聖予小傳

姑蘇志

龔其開字聖予號翠巖山陽人嘗寓於吳博學好古負才能尚節氣而甚邃於經術閒為詩文皆清勁古雅遊戲翰墨為山水人物尤卓絕不凡時多尚之嘗為韓蘄王孫亦頗作清涼居士圖清涼居士即王也涼帽野服控一長耳二三童子相後先遨遊湖山閒且題曰王有補天浴日之功而自逃於佛乘有驅豺獠洗河洛之志而自晦於驂鞍之上悲夫想像其布置及所題之辭槩可見矣居吳之日高郵龔璠為忘年友時人謂之楚兩龔以比漢之兩龔方虛谷嘗稱其詩老筆有骨議論典刑平生長髯及腹行走如飛意氣令人感動

桑海遺錄序

吳 棻

項子嘗從鄉先生學見福唐劉汝鈞貽書括蒼吳思齊子善論文丞相宋瑞事云自江西初起時崎嶇山谷購募義徒耕田洞丁造轅門請甲仗不啻數萬而尹玉寶為

驍將大衣冠指麾衆皆詣闕感泣求効死已而當國二揆交沮用兵師無宣諭卒無
犒賞盤桓月餘僅令守姑蘇一路張彥提重兵居毗陵且有叛志尹玉竟以絕太湖
柁橋首尾不救而溺死未幾獨松告急朝廷四詔政府六書趣棄聊攝援根本一日
一夜倉皇就道及至行都而獨松隨以破陷復令駐兵餘杭守獨松朝議不一衆心
離散會有尹京之命餘慶遽奪其印不予漢輔遁德剛遁北軍入城與權又絕江遁
乃即日拜樞使又拜右揆詣與權處且令往軍前講解毅然請行及被囚以北中道
奔逸收集亡散無兵無糧天下大勢去矣帝霸交馳正偽更作是不一姓當世之為
大臣元老者視易姓如閱傳郵况當滄海橫流之際而彼乃以異姓未深得朝廷事
權欲隻手障之至死不屈微箕二子且有愧色於宗國矣其書大略如此予後又獲
見淮陰襲關所作文宋瑞陸秀夫二傳益益詳焉方唐末五代之季藩政跋扈武臣
矜驕君臣父子之義不明而土地甲兵之強類無不欲黃屋左纛自為者先宋知其
然一旦踐大位即罷諸節度兵符遽用儒臣以為治終不足以盡復乎石晉所割之
境土迨乎宣和衰亂北兵南下急若建瓴曾不得乘一障設一堠而遂至奔亡不守
後宋再造東南區區山海之間內政不修外猶恃夫江淮以為固久之南北夾攻而

汴蔡之藩籬。自撤其蔽。荆襄受圍。鄂渚有警。巴蜀侵陷。廣西之烽燧亦不絕。此其國勢垂盡。受兵處多。殆如囊中探丸。園中逐鹿。無復有潛藏隱伏地矣。所可幸者。天下學士大夫二三百。年祖宗培養作成之澤。薰蒸者久。忠臣義士。或死節。或死事。蓋無愧焉。卒之宋瑞秀夫前後死國。精忠激烈。誠有在於天地。而不在於古今者。嗚呼。吳晉陳隋之變。豈復有一人若是哉。龔開者。字聖子。少嘗與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故京。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洳坐。無几席。一子名浚。每俛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駿霧鬣。豪軒蘭筋。備盡諸態。一持出入。輒以數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饑。然竟無所求於人。而死志節既峻。儀觀甚偉。文章議論愈高。古至為此二傳。大率類司馬遷班固所為。陳壽以下不及也。此其人殆亦無負於秀夫者哉。予故私列二傳。以發其端。詢之故老。徵之雜記。題曰桑海遺錄。且以待太史氏之采擇。

宋文丞相傳

龔開

文宋瑞。諱天祥。吉州富田人。初生。祖父夢宋瑞身騰紫雲而上。名曰雲孫。長而字之曰天祥。寶祐乙卯歲大比。以字為名。應舉得薦。改字履善。明年。禮部奏名廷對策。有